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滴溜」

在鲁西南的日常口语里,“滴溜”是个看似非常普通的词。它不像“中”“啥”那般高频常用,却以独特的语义演变,成为鲁西南人描摹生活、调侃人情的鲜活符号。

“滴溜”这个词的本义并不特殊,全国多地都有使用,多用来形容旋转、圆润的状态,比如“滴溜溜地转”,描绘物体快速盘旋的模样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也明确收录,释义一是形容形状很圆;二是形容快速旋转或流动。可在鲁西南民间,“滴溜”却跳出词框,生出多层土乡新意,既藏着田园诗意,又带着市井诙谐,更成为形容人执拗嘴硬、爱抬杠的专属表达。

从词源来看,“滴溜”古已有之,最早写作“滴流”,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南宋。词人沈端节在《探春令·旧家元夜》中写道:“旧家元夜,追随风月,连宵欢宴。被那恁、引得滴溜地,一似蛾儿转。”用“滴溜地”生动刻画元宵夜游人被热闹裹挟、团团转的场景。据推测,这个词的诞生远早于宋代,源于古人对自然景象的细腻观察:屋檐雨水滴落时,水珠圆润连贯,下坠流畅,既有圆形之态,又有流动之姿,便创造出“滴溜”一词,后来逐渐演变为“滴溜”,保留了对形态与动态的双重描摹。

在成武县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《小黄豆》唱道:“小黄豆,滴溜圆,打成豆腐雪白莲。钢刀打,油锅煎,煎得豆腐黄艳艳。金勺舀,银碗端,端到屋里敬老天,敬得老天心欢喜,一家老小得平安。”这里的“滴溜”,形容黄豆饱满圆润的形态。当地还有一则经典谜语:“青滴溜,黄滴溜,你不滴溜它滴溜”,谜底是椋子。椋子是鲁西南乡间常见的树木,果实未熟时青润,成熟后金黄,果柄细长,成串垂挂,风一吹便轻轻摇晃。“滴溜”在这里形容果实悬空垂吊、晃来晃去的状态,画面感十足。在乡间,孩子们看到低垂的树枝,也总爱拽着树枝双脚离地,身子悬空荡荡去,悠然自得,这被称为“打滴溜”。这三个字词典里没有收录,却藏着乡村孩子童年的游戏与欢乐。

最有意思的是,“滴溜”在鲁西南还完成了从“状态描摹”到“人性调侃”的奇妙转变,成为形容人执拗、嘴硬、爱抬杠的专属说法。原本形容圆润、旋转的词,为何会和“犟种”挂钩?这源于鲁西南人直白诙谐的语言智慧,人们把那种不听话、死钻牛角尖,即便错了也不肯低头的性格,用一句接地气的俗语来描述——“咬着屎揪打滴溜”。这句话虽显粗俗,却精准传神,把人固执己见、不肯松口服气的模样,比作死死咬着肮脏的东西、双脚悬空打滴溜,又很自我享受的样子,既形象又辛辣,是民间对“犟种”最生动的吐槽,也体现出鲁西南方言直白接地气、幽默又犀利的特点。

“滴溜”,从宋代古词走来,在鲁西南平原落地生根,从自然物象的描摹,到童年童趣的记载,后又成为辛辣调侃的注脚,听后让人捧腹。这些扎根乡土的土语,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是鲁西南语言文化的活化石,在口口相传中延续着独有的乡土魅力。 张长国

古祠千载承贤韵 敬筒新风润曹州

——探访冉贤集冉仲弓祠



在菏泽鲁西新区岳程街道,有一处闹中取静的所在——冉贤集村。这里没有闹市的喧嚣,却藏着这座城市的文脉。村中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汉高祖时期的古祠——冉仲弓祠。它是为了纪念孔门十哲之一、先贤冉雍(字仲弓)而建,历经两千余年风雨,至今仍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,向后人诉说着“居敬行简”的智慧与“一门三贤”的荣光。

走进冉仲弓祠,重修后的大殿坐北朝南,面阔三间,进深三间,琉璃瓦歇山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殿内正中供奉着冉雍及其兄冉耕、弟冉求的塑像,三贤并祀,接受着后人的瞻仰。

冉雍,字仲弓,春秋末年鲁国人,早年拜入孔门。在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贤之中,冉雍以德行著称,气量宽宏,沉稳厚重。孔子对他有极高的评价:“雍也,可使南面”,是说冉雍具备人君之风,可以南面而治,独当一面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,是老师给予学生的极高赞誉。

冉雍并非独耀门庭,其兄冉耕(字伯牛)、弟冉求(字子有)亦同为孔门高弟,皆列“十哲”之中,世称“一门三贤”。

在《论语·雍也》篇中,记载了冉雍与孔子的一段精彩对话。冉雍问政,孔子答以“居敬而行简”。冉雍由此阐发:“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”内心恭敬严谨,行事简约利民,这便是冉氏后人世代相传的堂号——“敬简堂”的由来。

在冉贤集村党支部书记冉氏七十七代后人冉德清看来,这不仅是在族谱上的文字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风骨。“我们的家训就是‘居敬行简’,老人经常讲,做人要刚正不阿,做事要精简为民。”冉德清说,每当谈起先祖冉雍,作为后人都会感到自豪与骄傲。

冉仲弓祠的历史,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守护史。据文献记载,该祠始建于汉高祖时期,唐贞观十五年(641)重建,后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十余次修葺。原祠为一古建筑群,规模宏大,有广进门、二道山门、东西厢房、大殿、启圣殿等。正殿檐下曾悬有蓝底金字匾联,上书“薛公殿”。“薛公”之谓,源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(739)追封冉雍为“薛侯”,宋真宗时又进封“下邳公”,位在帝王之下、侯伯之上,由此可见其历史地位之尊崇。

大殿东南角,一株苍劲的古柏树参天而立,高约28米,冠幅14米,需两人合抱。这棵树,是祠内另一件“活着的文物”。据《冉氏族谱》记载,此树为冉氏五十五代孙冉瞻从曲阜孔林引种而来,树龄已逾800年。

“楷”字通“洁”。《辞海》记载,相传楷树枝干疏而不曲,因以形容刚直。冉德清介绍,这株古柏树至今生命力旺盛,一年之中树叶四变颜色:春乳黄、夏草绿、秋鲜红、冬转黄,景色奇特,在当地素有“神树”之称。其“疏而不屈,刚直挺拔”的特性,恰如冉雍“居敬而行简”的精神品格,至今仍在无声地教化着后人。

2020年12月,菏泽市文物保护中心专门组织林业、园林专家,对古柏树进行现场勘查与保护论证,制定科学复壮方案,确保这一“有生命的历史文物”得以延年益寿。

历史的长河中,冉仲弓祠也曾饱经沧桑。晚清之后,战乱频仍,祠堂一度年久失修。新中国成立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,让这座古建筑重获新生。1984年,省文

物部门专家来荷考察,拨专款对破烂不堪的大殿进行抢修,雕梁画栋得以重焕光彩,玉根丹柱恢复昔日气象。1988年,冉仲弓祠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;2009年,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;2015年,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一级级的提升,见证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珍视与守护。

“我们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祭祖活动,来自全国各地的冉氏后裔都会聚集到这里,共同缅怀先祖。”冉德清说,经常有高校的教授学者前来考察,也有来自四川、陕西乃至国外的冉氏后人回来寻根问祖。近年来,冉仲弓祠还被考虑作为廉政教育基地,旨在利用其深厚的文化内涵,弘扬廉洁修身、德行并重的传统价值观。

走进现代的冉贤集,感受到是一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气息。冉德清介绍,全村近1300人中,冉氏后裔有800余人,他们与孔、孟、颜、曾等圣裔家族一样,沿用着统一的辈分用字。

冉贤集村村民在传承祖训、弘扬家风的同时,也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。冉德清表示,希望通过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冉仲弓祠这一文化地标,增强大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凝聚力,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学者前来,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冉仲弓祠,这座静静伫立在菏泽大地上的古建筑,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,记录着历史的变迁,传承着文化的基因。它的存在,提醒着我们不忘本来,才能开辟未来。

文图 记者 马源劭



一颗明珠镇河安

在黄河蜿蜒流淌的岁月里,单县黄岗镇有一个古老的渡口,连接着两岸的村落,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悲欢离合。

民间相传,很久很久以前,黄河北岸有一位年轻憨厚的渔夫,名叫阿贵。他每天都会在渡口附近撒网捕鱼,周全村寡孤独的乡亲。

一天傍晚,阿贵像往常一样收网回家,却感觉渔网格外沉重。他费了好大的力气,才将渔网拉上船。网中除了几条小鱼,还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。阿贵好奇地打开盒子,里面竟然有一颗璀璨夺目的夜明珠。就在他惊叹不已时,夜明珠突然发出一道柔和的蓝色光芒,光芒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位美丽的仙女。

仙女温和地告诉阿贵,她是黄河的守护精灵,这颗夜明珠是对他善良和勤劳的奖赏。只要他将夜明珠放在渡口的石头上,就能保佑渡口长久风平浪静,两岸的百姓可免受水患之苦。阿贵听后,毫不犹豫地按照仙女的指示做了。从那以后,黄河渡口果然再没有发生过洪灾,船只往来平安,两岸的庄稼丰产丰收,民众安居乐业。

然而,好景不长,村里突然闯来一个贪婪的恶霸,得知夜明珠的事情,便想据为己有。一天夜里,恶霸偷偷来到渡口,拿起了夜明珠。可当他带着明珠刚走出没多远,黄河突然波涛汹涌,巨浪朝着恶霸席卷而来。恶霸吓得惊慌失措,夜明珠也掉进了黄河之中。

说来奇怪,夜明珠一落入黄河,河水便恢复了平静。自那以后,每当夜幕降临,黄河渡口就会传出隐隐约约的叹息声,村民认为这是仙女在为恶霸的贪婪而惋惜悲伤。大家都明白,这是人性贪婪带来的恶果,自发给打更队,夙夜轮流着护夜明珠,确保黄河渡口的永久安宁,并口口相传仙女和夜明珠的故事,告诫后人不要被贪婪蒙蔽了双眼。

黄河渡口的仙女和夜明珠的故事,就这样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了下来,成为黄河文化的珍贵遗产。 刘波



儿歌曰:“扫扫天,扫扫地,天狗天狗回家去;跺跺脚,拍拍手,天狗天狗快快走;打打鼓,敲敲锣,天狗听见那一挪;天狗天狗一闪,快把日头还给俺。”

以前,每当日食或月食之际,乡里人便拿出铜盆、铁桶、锣鼓等一阵猛敲,拿出扫帚、铁锹等物,一边摇晃,一边大声吆喝,意为吓跑正在吞吃太阳或月亮的天狗。天狗倒也听话,会慢慢将吞下肚的太阳或月亮一点点再吐出来。

在灿烂的民俗星河中,赶天狗是最具烟火气、最有集体感的古老仪式之一。这仪式以天象为引,以声响为器,以祈福为心,是古人对天地的敬畏,也是百姓对光明的坚守。

赶天狗的缘起,是家喻户晓的天狗食月传说。古人将月食、日食视作天狗吞食,担心光明熄灭,人间陷入灾厄之中。

赶天狗仪式,朴素又热烈,藏着最地道的民间智慧。每当月影渐缺、天色变暗,全村老少便倾巢而出:老

人敲锣打鼓,孩童猛敲盆子、铁锅、铁桶,汉子们还会燃放鞭炮,妇女们焚香祈福。众人齐声呐喊、念诵民谣,“天狗天狗,莫要贪口”的呼喊此起彼伏,震天声响传遍街巷田野。

民间相信,天狗生性怕吵,动静越响亮,越能让他惊慌吐月。这民俗不止于数月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。在百姓心中,日月是光明、丰收与平安的象征,赶天狗就是驱邪、纳吉、护家。一场热闹仪式,既是对天象的朴素解读,也是对生活安稳、五谷丰登的热切期盼。

如今,天文知识早已普及,人们懂得了月食是自然天象,但赶天狗的民俗并未远去。它已从“救日月”的迷信,蜕变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民俗文化展演。

一声锣鼓,唤回日月;一场集结,守护心安。赶天狗,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——我们敬畏天地,更热爱人间;我们相信异象,更守望团圆。 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赶天狗



一座“另类”书院,照亮曹州七百年

在濮州(今鄄城)东南的历山脚下,七百多年前曾矗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书院——历山书院。它由元代致仕官员千奴(历山公)于元仁宗延祐五年(1318)捐资创建,不同于传统官学的刻板僵化,不仅教授儒家经典,还开创性地将中医学教育、军事技能训练纳入教学体系,兼具公益医疗功能,成为曹州大地上一道格外醒目的文化风景线。

忠勇世家走出的文教拓荒者

历山书院的创建者千奴,出身功勋世家。他的祖父是元朝开国功臣,驰骋沙场、为国捐躯;父亲曾任提刑使,更是一位心怀百姓的传奇人物。早年,他以郎中身份随元军南征。当军中商议对长沙实行屠城时,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:“杀降不义,且皆吾民也”,凭一己之力救下万千百姓,最终官至浙西肃政廉访使。

生长在这样的将门之家,千奴并未沦为纨绔子弟,反而自幼勤学上进。他以功臣之子入官担任侍卫,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,仕途顺遂,持节遍历七道,历任京兆尹,后入中书省辅佐朝政,官

至平章政事兼枢密院事。难能可贵的是,这位出身戎马的朝廷重臣,每到一处任职,首重兴办教育。政务之余,他始终心系桑梓,最终决意在家乡历山脚下修建书院。

相传舜帝曾在此躬耕,当地自古传承祭祀舜帝的传统。千奴选址于此建院,本就蕴含传承上古圣王教化的深意。他自出私财搜集大量典籍,划拔土地作为学田,供给粮食作为师生廪禄,礼聘曹州名士范秀执掌书院教学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书院自创立便向全社会开放,“自子弟与乡邻,凡愿学者皆集”——无论自家子侄,还是普通乡邻,只要有心向学,均可入学受教。在等级森严的元代,这无疑是一项振聋发聩的创举。

跨越古今的办学实验

与当时多数教授儒家经典的书院不同,历山书院的办学模式堪称“另类”。

首先,文武兼修,学以致用。千奴立下家规:“凡胜衣者悉就学,暇日习射御”,孩童能自理衣着便入学读书,闲暇

之时修习射箭、驾车之术,要求子孙既修文以安身立命,亦习武以保家卫国,杜绝死读经书,脱离实际。他谆谆告诫后辈:“毋荒、毋逸、毋为不善,以忝所生也”,不可荒废学业、贪图安逸,更不可行恶事、辱没门庭。

其二,医教结合,公益惠民。千奴在书院内专设医疗机构,广藏医药方,礼聘定襄名医周文胜驻院行医施教,既向有志学医之人传授医术,又免费为周边百姓诊病抓药。他还定下规制:“每两舍置一医,以防有疾”,每六十里设立一处医疗点,防控疫病传播。这种教育与公共医疗深度融合的办学模式,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上极为罕见。

其三,面向全民,普惠乡梓。历山书院从不是贵族专属的私学,而是开放给乡邻的公共教育机构,不问出身,唯才是教。千奴以一己私财,为家乡打造免费求学之所,这份普惠大众的情怀,在当时尤显珍贵。

地方将千奴办学义举上报朝廷后,官方正式定名“历山书院”,任命范秀为学官,主持教学事务。元代著名文学家程钜夫闻之赞叹不已,称千奴成就常人难及之事:在文教复兴之时笃兴教育,

坚守初心;在世风轻文之际挺身而出,勇气可嘉;以私财倾力办学,毅力卓绝。他评价千奴:“惟亲亲仁民之心以及是,忠孝之道备焉”——正因心怀家人、仁惠百姓,才将忠孝之道践行到极致。

菏泽书院星河中的别样光彩

有元一代,菏泽大地亦有诸多名书院:曹县居敬书院,以“居敬穷理”为治学根本,学风严谨,享誉鲁西南;鄄城岳阳书院,由当地李氏家族创办,专授程朱理学,培育众多理学人才;单县琴台书院,因孔子弟子宓子贱在此“鸣琴而治”的传说得名,重礼乐教化,极具地方文化特色。

这些书院多以儒家经典为核心,服

务科举,带有浓厚官学色彩。而历山书院则独树一帜,它不逐科举功利,不囿儒家章句,将教育与民生相连、文化传承与实用技能相融,既授诗书礼乐,亦教武艺医术,更兼济百姓医疗。这种“教育+体育+医疗”的复合模式,即便置于今日,仍具超前的现实意义。

元仁宗延祐年间,程钜夫应邀为历山书院撰写碑文,千奴的办学志向被镌刻于石,永载史册。历经七百余年风雨,书院建筑虽已湮没于历史尘埃,但千奴普惠大众的教育情怀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仍在曹州大地代代相传,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篇章。今日回望这座“另类”书院,所见不仅是尘封往事,更是古代士大夫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与担当。 张荣昌

